

doi:12.3969/j.issn.1672-0598.2010.06.022

中国诗歌的“壮美”品格及文质相衬、情文并茂发展道路的初步确立——曹植*

傅正义

(重庆工商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重庆 400067)

[摘要]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初步确立中国诗歌“壮美”的艺术品格及文质彬彬、情文并茂的发展道路。这是曹植对中国诗史的一大杰出贡献,应当给予高度重视和评价。

[关键词]曹植;诗歌;壮美;情文并茂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10)06-0123-04

一

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曰:“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的确,建安以前的中国诗歌,总体上重质轻文,质盛于文,且不说先秦道家文论倡导“见素抱朴”(《老子》十九章),以“五色乱目”、“五声乱耳”(《庄子·天地》)而主张“灭文章,散五采”(《庄子·胠箧》),就是倡言“文质彬彬”(《论语·雍也》),主张“修饰之”、“润色之”(《论语·宪问》),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年》)的先秦儒家文论,也主要偏重的仍是“辞达而已”(《论语·卫灵公》)。《诗经》天然古拙,《楚辞》自然流丽,《汉乐府》则质朴无文,《古诗十九首》则平易淡远。到了建安,中国诗歌方觉醒、独立,意识到自身的文采美、音乐美,曹丕《典论·论文》首倡“诗赋欲丽”,将“丽”作为诗赋区别于其它文体的重要特征;曹植的《前录序》也主张“质素也如秋蓬,摛藻也如春葩”,要求“质素”与“摛藻”的结合。诗歌创作方面,也“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曹植《与杨德祖书》),孔融“气扬采飞”(刘勰《文心雕龙·章表》)、曹操“被之管弦,皆成乐章”(《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曹丕“才秀藻朗,如玉之莹”(曹植《文帝诔》)、曹植“清辞妙句,焱绝焕炳”(陈琳《答东阿王笺》)、陈琳“微为繁富”(曹丕《与吴质书》)、王粲“文若春华”(曹植《王仲宣诔》)、徐干“怀文抱质”(曹丕《与吴质书》)、阮瑀“文词英拔”(张溥《汉魏六朝

百三家集题辞))、应瑒“才思逸发”(许学夷《诗源辨体》卷四)、刘桢“笔气隽逸”(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七),所以刘师培先生以“华靡”、^[1]鲁迅先生以“华丽”^[2]来概括建安诗歌这一美学品格。

建安诗歌“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这种明朗刚健、慷慨悲壮的艺术风格,梁钟嵘《诗品·总论》称之为“建安风力”,唐陈子昂《修竹篇序》誉之为“汉魏风骨”,李白《饯别校书叔云》标之为“建安骨”,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赞之为“建安风骨”。建安诗人,孔融“文特高雄”(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曹操“气雄力坚”(刘熙载《艺概·诗概》)、曹丕“文雅纵横”(刘桢《赠五官中郎将》)、曹植“骨气奇高”(钟嵘《诗品》卷上)、陈琳“辞气俊爽”(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七)、王粲“局面阔大”(东方朔《昭昧詹言》卷二)、徐干“弥觉峭劲”(黄子云《野鸿诗的》)、阮瑀“雅有劲思”(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应瑒“音节自壮”(何焯《义门读书记·文选》卷二)、刘桢“壮而不悲”(刘熙载《艺概·诗概》),所以鲁迅谓建安文学“于华丽之外,加上壮大”,^[3]葛晓音《汉唐文学之嬗变》也说“建安文人对文学的要求正是以壮气和文采并举的。”^[4]

正因为建安诗歌文质相衬、情文并茂,是华丽与壮大的结合,所以古人也谓“建安诗,辨而不华,质而不俚,风调高雅,格力遒劲。”(范温《潜溪诗眼·诗宗建安》)“建安诸子,雄贍高华。”(胡应麟

* [收稿日期]2010-06-21

[作者简介]傅正义,男,重庆人;教授,在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任教。

《诗薮》内编卷一)“建安体,华腴之中,妙能矫健。”(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五)李泽厚《中国美学史》说得好:“建安文学华丽而加壮大,这就是‘壮丽’,不同于后来西晋的陆机所说的‘绮丽’,当然更不同于齐梁文学所特有的‘侈丽’。”^[5]刘勰《文心雕龙·风骨》极力标榜这种风骨与文采的结合:“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将风骨与文采的统一誉为文中凤凰,将有风骨而乏文采者讥为文中鸷鸟,将有文采而乏风骨者斥为文中野鸡。建安诗歌“文笔鸣凤”、“壮丽雄贍”的艺术精神,经魏晋南北朝诗人,诸如阮籍、嵇康、左思、刘琨、陶渊明、谢灵运、鲍照、庾信等人的因革发扬,到唐代陈子昂的诗歌革新更是高标“汉魏风骨”,要求新诗歌应“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此,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修竹篇序》)盛唐诗人更是“彬彬然,灿灿然,近建安之遗范。”(杜确《岑嘉州集序》)王维“弥工建安体”(《别綦母潜》)、高适“纵横建安作”(《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李白标榜“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钱别校书叔云》)要求“风骨”与“清发”的结合,并“多建安句法”(范温《潜溪诗眼·诗宗建安》),杜甫“方驾曹刘不啻过”(《奉寄高常侍》)、“文章曹植波澜阔”(《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推崇建安壮丽诗风,并且“作建安语”(范温《潜溪诗眼·诗宗建安》),殷璠《河岳英灵集·序》的选诗标准也是“言气骨则建安为传”,对建安气骨极为推崇。古人常以“雄贍”称盛唐诗风,同样也以“雄贍”称建安诗风(胡应麟《诗薮》内篇卷五、卷一),也足见建安诗歌对盛唐壮美诗风的强大影响。王运熙先生就谓“文质兼备,既有建安风骨,又声律调谐,文辞华美,这确是盛唐诗歌在艺术形式上的突出优点。”^[6]唐以后,宋代范温《潜溪诗眼》、张戒《岁寒堂诗话》、严羽《沧浪诗话》、明代钟惺《古诗归》、胡应麟《诗薮》、许学夷《诗源辨体》、清代王士禛《带经堂诗话》、沈德潜《古诗源》、《说诗醉语》、方东树《昭昧詹言》等大量诗集、诗话皆标榜建安、盛唐,也揭示出建安诗与盛唐诗之间的艺术渊源关系。因此,中国诗歌体备质文,追求壮美的美学品格及发展道路的初步确立,当在建安时期,这是建安诗歌对中国诗史的又一杰出的艺术贡献。

二

然建安诗人中,曹植为“建安之杰”(钟嵘《诗品·总论》),用郑振铎先生的话说,就是“独步当代,无与抗手”。^[7]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钟嵘《诗品》卷上)最典型地体现了建安诗歌文质相衬、情文并茂、华丽壮大的一代诗风。所谓“骨气奇高”,是说曹植诗无论前期诗的写理想,写壮志,如“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薤露行》)“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虾蟆篇》)“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白马篇》)显得高歌猛进、慷慨豪壮;还是后期写横遭迫害、壮志难申的抑郁愤激之情,写岌岌可危、惴惴不安的忧生患害之心,如“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野田黄雀行》)“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七步诗》)“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杂诗·仆夫早严驾》)显得含蓄蕴藉、悲愤沉郁,但“悲婉宏壮”(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气骨苍然”(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一)却是贯穿前、后期的,都同样富有气势和力量,充满追求和抗争。就是写弃妇怨女、柔情丽质的诗,如“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美女篇》)“时俗薄朱颜,谁为发皓齿。”(《杂诗·南国佳人》)也是继承屈原“香草美人”的艺术传统,摧刚为柔,潜气内转,以男女之情喻君臣之义,其内在的胸中块垒、肝肠气骨是显而易见的。所谓“词采华茂”,是说曹植诗工于起调,善为结语,如《野田黄雀行》之首二句“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喷薄而出,笼罩全篇,以自然界的风、波喻社会界的险、恶,以博大之景托深广之愁;《白马篇》之末二句“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总收全篇,催人奋发,“视死如归”的成语就出于此;曹植以前,古诗不假思索,无意谋篇,自曹植方“有起,有结,有伦序,有照应”(沈德潜《说诗醉语》卷下),且“结句好难得,发句好尤难得”(严羽《沧浪诗话·诗法》),曹植有此成就,实在是大不易;曹植诗功于锤炼,善为警句,如《公宴诗》的“朱华冒绿池”、《侍太子坐》的“时雨净飞尘”,一“冒”字,写尽静态、动态、繁盛之美,一“净”字,道尽清新、明净、鲜丽之态;而曹植以前,古诗“平平道出,无用工字面”,自曹植方锻字炼句,后世诗人也争相效仿,甚至“唐人诗眼本于此”(谢榛《四溟诗话》卷二);曹植诗还注重对仗工整,平仄妥贴,对齐永明体及唐近体诗,也多有启发,故许学夷《诗源辨体》卷四谓“建安诗人惟子建平仄稳贴”,“此声律之渐”;曹植诗深于取象,善为比

兴,大量诗作通篇用比兴,在建安诗坛,可谓“集比兴之大成”,“开一代风气”;^[8]曹植诗繁辞华句,注重文采,正如胡应麟《诗薮》内篇卷二所说“辞极赡丽,句颇尚工,语多致饰”。然曹植诗的词采华茂,粲溢今古,却能“浑然天成”、“文质适中”(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二、卷三),他将汉乐府的通俗质朴和《十九首》的典雅高华相融合,“形成自己全新的语言风格”。^[9]曹植诗的“词采华茂”,因“骨气奇高”而不致流于浮艳纤柔;另一方面,“骨气奇高”,又因“词采华茂”而不致陷于平浅粗豪,真是文质相衬、情文并茂,壮哉美哉,美哉壮哉!

建安其他诗人,对文质彬彬、情采壮美的艺术风格的确立各有偏胜,各有贡献,但相比之下,曹操诗虽悲慨淋漓,“气韵沉雅”(敖器之《诗评》),然语无致饰、质朴无文,“过于质野”(许学夷《诗源辨体》卷四),曹操自己也主张“勿得浮华”(《文心雕龙·章表》);曹丕诗大多“鄙质如偶语”,只有少数诗“美赡可玩,始见其工”(钟嵘《诗品》卷中),具有从质朴走向工美的过渡性特征;并且曹丕也只有写南征、东征的几首诗有乃父“横槊赋诗”(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的雄风,其余大多数诗作则“婉娈细秀”(钟惺《古诗归》卷七)、“气不充”、“力不及”(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五),郑振铎先生也谓曹丕“情思婉约悱恻,能移人意,却缺乏刚劲猛健的格调”。^[10]所以成书《多岁堂古诗存》称“魏诗至子建始盛,武帝雄才而失之粗,子桓雅秀而伤于弱,风雅当家,诗人本色,断推此君。”七子中,王粲为“七子之冠冕”(《文心雕龙·才略》),其诗“才思逸发,华藻灿然”(许学夷《诗源辨体》卷四),然“文秀质羸”(钟嵘《诗品》卷上)、“悲而不壮”(刘熙载《艺概·诗概》);刘桢有“陈思以下,桢称独步”之誉(钟嵘《诗品》卷上),诗史上也将曹植、刘桢并称“曹刘”,元好问《论诗绝句》有“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的赞辞,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钟嵘《诗品》卷上),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六也谓“公干诗,质直如其人”、“盖以骨胜”;阮瑀诗“质直悲酸”(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七)、“缓弱不逮”(徐祜卿《谈艺录》);徐干诗质朴有余,文彩不足,钟惺《古诗归》卷七谓其“质甚”;孔融存诗三首,陈琳存诗五首,应瑒存诗六首,存诗太少,不足为论。建安诗人唯曹植诗华丽其容,风骨其实,吴质《答东阿王笺》也以“文彩巨丽”赞美曹植;王运熙《中古文论要义十讲》也称“钟嵘《诗品·总论》也以曹植为‘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

采’,也即文质彬彬的最杰出的代表”;^[11]李泽厚的《中国美学史》也谓“曹植的诗中,这点(华丽壮大)表现得最为明显,并且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12]

三

牟愿相《小澗草堂杂论诗》云:“曹子建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左思得其气骨,陆机摹其词采。左一传而为鲍照,再传而为李白;陆一传而为大、小谢,再传而为孟浩然,沿流溯源,去曹益远。”^[13]陆机、谢灵运、谢朓等人,受曹植“词采华茂”的影响,以至愈演愈烈,繁衍出六朝诗歌的“采丽竞繁,刚健不闻”(陈子昂《修竹篇序》);另一方面,左思、鲍照,其实还包括阮籍、嵇康、陶渊明、庾信、陈子昂、李白、杜甫等人,继承发展曹植的“文笔鸣凤”的艺术精神,坚持风骨与词采的统一,华丽与壮大的结合,以至形成“盛唐雄瞻”的壮美诗风。陈子昂要求新诗歌应“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即要求新诗歌有骨有气,有声有色,明朗刚健,顿挫抑扬,气势飞动,光彩照人。这与曹植的“骨气奇高,词采华茂”何其相似乃尔!曹植九泉有知,这“相视一笑”,一定很会意、很舒心。曹操骨气有余,词采不足;曹丕词采尚可,骨气偏柔;王粲文秀而质弱,刘桢气壮而辞质,皆与陈子昂的要求不尽一致。难怪李白要说“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特别强调风骨与清发的结合;难怪杜甫要说“诗看子建亲”(《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子建文章壮”(《别李义》),特别亲睐曹植,标榜曹植的壮美诗风;难怪尚镛《三家诗话》将曹植、李白、杜甫、韩愈等人作为“文笔鸣凤”的代表诗人;^[14]难怪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要将李白、杜甫作为曹植的传人,认为李、杜“接武子建”、“其源皆出于子建”(《曹集铨评》附录);王运熙《中古文论要义十讲》谓“盛唐诗歌是我国文学史上的骄傲,它在一个崭新的高度重现了建安所具有的‘以文被质’、文质彬彬的动人风貌。”^[15]因此,我们可以说是曹植一改中国诗歌简朴直拙的风格,初步确立中国诗歌“壮美”的艺术品格和文质彬彬、情文并茂的发展道路。余冠英先生的《汉魏六朝诗论丛》谓曹植是“第一个以诗为事业的人,诗终于使他不朽。”曹植有此贡献,当然应永垂诗史。罗宗强先生曾说“建安文学决定了中国文学思想发展的主要方向”^[16]这话很有见地。

[参考文献]

- [1] 刘师培. 中国中古文学史[A]. 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C].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8.
- [2] [3] 鲁迅.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A]. 鲁迅全集(第三卷)[C].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04.
- [4] 葛晓音. 汉唐文学之嬗变[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 [5] [12] 李泽厚. 中国美学史[M].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 [6] [11] [15] 王运熙. 中古文论要义十讲[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114,108,114.
- [7] [10] 郑振铎.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 [8] [9] 徐公持. 魏晋文学史[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 [13] [14] 牟愿相. 小澗草堂杂论诗[A]. 清诗话续编[C].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16] 罗宗强. 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M]. 北京:中华书局,2002:1.

(责任编辑:朱德东,段文娟)

Cao Zhi Initially Established Chinese Poetry with Sublime Quality and High Development on Both Emotion and Contents

FU Zheng-yi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Abstract: The poems of Cao Zhi, with high moral integrity and literary grace, initially established “sublime” quality and development on both emotion and content of Chinese poetry, which is Cao Zhi’s major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to the Chinese poetry history and should be given high priority and evaluation.

Key words: Cao Zhi; poetry; sublime; rich in feelings and contents